

《認知理論要點總集：開新慧眼》

作者：蔣悲桑佩格西

翻譯：廖本聖老師

講解：如性法師

日期：2017年12月8日—12月27日

地點：南印度

課程：第五講

請合掌。

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（三稱）

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，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。

請放掌。

昨天我們提到「意知」和「根知」這兩者的差異。今天我們稍微複習一下，並作一些補充，最後作一個總攝。

根知當中以眼根知為例，眼根知能夠看到鬧鐘的形狀、鬧鐘的顏色，我們說「眼根知可以看到鬧鐘」。至於意知呢？「我想看到鬧鐘」，或是當我們的眼根知看到鬧鐘之後，我們生起了「我已看到鬧鐘」的心，這樣的心是不是意知？是吧。所以眼根知可以看到鬧鐘，至於意知呢？想看鬧鐘。

如果想看鬧鐘的心越強，你的意知完全被鬧鐘所吸引，這時即便你的耳根知有作用、你的耳根知可以聽到聲音，但這樣的耳根知很難成為「量」——它雖然能聽到聲音，但是這樣的耳根知沒有辦法證得聲音。這個部分在講「認知的七種分類」時，我們會再介紹。

不過從這個例子就可以告訴我們：其實根知與意知之間，在某種情況下有緊密的關聯性；當我們越想看它，當我們的意知完全被對境所吸引時，這時的眼根知也會特別有力，因為我們想要把它看得更清楚，是不是這樣？這時我們的眼根知會特別有力，所以在此同時即便耳根知、鼻根知、舌根知、身根知有它的作用在，但它的作用並不

明顯。這代表「眼根知」與「意知」、「耳根知」與「意知」之間是有緊密的關聯性。所以我們說眼根知可以看到境；意知呢？想看到境，這兩者是不同的，這是第一個。

第二個，根知與意知的對境以「三時」來區分的話，根知的對境是現在式，也就是它看到的是現在存在的東西。至於意知呢？意知除了能夠認知現在的對境之外，它還能夠對著過去及未來的境。從另外一個角度，根知主要的對境是無常法，而意知呢？它主要的對境當中可以有常法，當然，意知主要的對境裡有無常法，也有常法；但根知主要的對境就只有無常法，這是另外一種區分方式。

接著，我們說要現起根知，境與根的距離要遠近適中，這一點應該有印象吧？如果以三緣來介紹的話，形成根知必須要藉助所緣緣的力量，所以此時境與根之間的距離必須遠近適中。至於意知是不是一定要這樣？不一定。即便它的面前沒有境，但光透由意知的力量，它就能夠把那個境想像出來，所以這時那樣的境就不是意知的所緣緣。簡單來說，根知主要是跟身體有關，而意知呢？是跟心有關。

所以，在講義的第20頁當中提到，意知的定義：「依於自己的不共增上緣——意根——所生的明知」，就是「意知」的定義。在21頁當中，「依於自己的不共增上緣——具色根——所生的明知」，就是「根知」的定義。所以從定義當中，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意知與根知的差異，是在於它們的不共增上緣：如果是依於自己的不共增上緣——意根——所生的認知，我們稱為「意知」；如果是依於自己的不共增上緣——具色根（淨色根）——所生的認知，我們稱為「根知」。如果你覺得「具色根」這個詞不容易理解，其實用「色根」來表現也可以。所謂的色根，是指既是色法又是根，稱為「色根」。

關於意根這個部分，我們作一個補充：與意根的同義詞——意、心王。意與意根

同義，心王與意根同義。所以在意根的旁邊，你可以加上「意」這個字，並且在它的旁邊再寫上「心王」。所以，意根、意、心王三者同義。既然是同義，就表示意根必須是什麼？必須是心王、必須是意、必須是心法。意知是依於自己的不共增上緣——意根——所生的明知，所以它的不共增上緣必須是什麼？必須是心法。那根知呢？根知的不共增上緣是什麼？色法。這是這兩者最大的差異。所以當我們說根知與意知這兩者的差異點時，我們會說這兩者的差異是從它的不共增上緣來區分的，並不是從所緣緣來區分，也不是從等無間緣來區分。在三緣中，是從不共增上緣來區分，也就是根知與意知這兩者明顯的差異、最不共的特點，是從它的增上緣來區分的。

舉一個例子：鼓的聲音。用棍棒敲打鼓會發出鼓聲，鼓聲是不是一個果？這樣的果需要具備眾多的因緣吧？有哪些因緣？鼓本身。還有呢？棍棒。還有呢？手。還有呢？想敲的念頭，還有敲打的動作，這些是不是都是鼓聲的因？在眾多因緣當中誰最重要？這樣的聲音為什麼不稱為棍棒聲？為什麼不稱為手聲？手是不是鼓聲的因緣？棍棒也是它的因緣，鼓也是它的因緣，甚至想敲打的心也是它的因緣，那為什麼叫它鼓聲？為什麼不叫它棍棒聲、手聲，甚至說想敲打它的心的聲？為什麼要叫它鼓聲？因為這是鼓發出來的聲音，那難道不是棍棒發出來的聲音嗎？為什麼要取名為鼓聲？（學員：鼓才會發出聲音。）鼓才會發出聲音啊？棍棒不會發出聲音嗎？你用棍棒敲打地板會不會有聲音？那是不是地板的聲音？（學員：是。）是不是也是棍棒的聲音？不是？完全沒有棍棒的聲音夾雜其中嗎？那為什麼稱那樣的聲音為鼓聲？因為當我們說它是鼓聲時，能夠描述出它最不共的特點。手持棍棒可不可以敲打其他的物品？可以。如果我們說：手持棍棒敲打鼓所發出的聲音是棍棒聲，敲打桌子發出的聲音也是棍棒聲，那這兩者你聽不出有任何的差別，對不對？因為都是棍棒聲。但如果說：手持棍棒敲打鼓所發出的聲音是鼓聲，敲打桌子所發出的聲音是桌子的聲音呢？這樣就能展現出它不共的特點！所以，鼓聲形成的因緣，雖然有鼓、棍棒、手、想敲打的心，但在眾多因緣當中，誰才能展現出它最不共的特點？鼓。所以我們稱它為「鼓聲」。

再舉另外一個例子：吹法螺的聲音，吹法螺會發出螺聲。螺聲需要具備哪些因緣？

（學員：法螺。）法螺本身。還有呢？（學員：吹的人。）吹法螺的人。還有呢？想吹的心。還有呢？需要手？需要手持法螺。還有呢？還要吹氣。還有呢？這樣就夠了嗎？光有上述的這些條件，就能發出螺聲嗎？（學員：還要空氣。）當然還要空氣啊，吹氣就有空氣啦！還有呢？應該還要有懂得如何吹法螺的技巧吧！如果不懂得吹法螺，你有法螺在手，想吹也吹不出聲音！是不是這樣？但在眾多因緣條件當中，什麼最重要？什麼最與眾不同？（學員：法螺。）法螺。所以我們說它是「螺聲」。這樣可以理解嗎？

以此類推，我們昨天跟今天談到的根知與意知，為什麼一者叫「根知」、一者叫「意知」？雖然它有眾多的因緣，比方說以眼根知為例，形成眼根知需要具備哪幾種因緣？所緣緣、增上緣、等無間緣，它需要具備眾多的因緣，但在眾多因緣當中，誰才能夠呈現出它最不共的特點？增上緣。所以我們說「眼根知」，而不會說「緣鬧鐘知」。以緣著鬧鐘的眼根知而言，雖然它的所緣緣是鬧鐘，但如果我們說「緣鬧鐘知」的話，並沒有辦法展現出它最不共的特點，因為意知也可以緣著鬧鐘，所以當我們說「緣鬧鐘知」時，你根本不知道對方在指的是根知，還是意知。所以要清楚地區分根知與意知這兩者的差異，就要從它的不共增上緣，或簡稱增上緣這個角度去區分：它如果是從五種的具色根所生的認知，我們稱它為根知；如果是從意根所生的認知，我們稱它為意知。所以根知與意知這兩者最大的差異，是在它的不共增上緣，所以它是透由自己的不共增上緣去取名的，就像我們剛才所舉的鼓聲、螺聲的例子，雖然它的形成需要具備眾多的因緣，但在眾多因緣當中，最不共的因緣、最特別的因緣，前者是鼓，後者是螺。根知與意知呢？根知最不共的因緣就是五根，意知最不共的因緣——意根。這樣可以理解嗎？所以這個地方作一個總結：根知與意知這兩者最大的差異，是因為這兩者的不共增上緣不同的緣故，所以取名為「根知」與「意知」。

雖然全程全神貫注地聽課很重要，但在聽課的過程中要把重點掌握住，然後記住我們所舉的例子，透由例子去思惟它的定義，這樣你會比較容易理解。每天吸收一點、消化一點，才不會聽到後來一團亂，現在只是最剛開始的前菜而已。我們儘可能讓進

度不要走得太快，儘可能把它講清楚，能補充的把它補充完整，這是我的責任。那各位的責任呢？是把它聽清楚，然後儘可能把它消化完。所以聽的時候，你要能夠掌握住重點：根知、意知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哪裡？我們舉了什麼例子？接著，它們有哪些事例？在區分根知和意知的時候，我們是從哪幾個角度去區分的？

昨天的課，我們也提到了「三緣」。三緣依次是所緣緣、增上緣、等無間緣。「所緣緣」最主要指的是它的對境；「增上緣」指的是生起某一種認知最不共的因緣，這是它的增上緣。那等無間緣呢？是在這種認知生起之前的前一種認知，稱為「等無間緣」。以眼根知為例，緣著鬧鐘的眼根知的所緣緣是什麼？是鬧鐘；增上緣呢？眼根；等無間緣呢？它的前一個念頭，或是想看鬧鐘的意知，這些都可以。那也可以去思考：除了這兩種例子之外，有沒有其他的等無間緣？所以，三緣都是緣著鬧鐘的眼根知的因，而且不只是因，三緣都是直接因；也就是三緣與緣著鬧鐘的眼根知之間，沒有其他的因素夾雜進去，它們都是「直接因」跟「直接果」的關係。

當我們有心想看一個鬧鐘，這時鬧鐘的相會映現在眼根上，眼根把這個資訊傳達給眼根知，所以就會生起緣著鬧鐘的眼根知。當我們越想看的時候，那樣的眼根知的力量就會越強；當我們不是很想看，心不在焉的時候呢？眼根知還是能夠緣著鬧鐘，但是它有沒有辦法證得鬧鐘？沒有辦法。這就像我們坐在車上，沿途去看風景，如果心不是放在看風景上面，而是在聽音樂，你很專注地聽音樂，沿途雖然有看到風景，但是那樣的眼根知很難成為量，因為你已經把心完全放在了聽音樂上面，所以即便你沿途看到很多的風景：你有看到山、你有看到水、你有看到河流、你有看到牛羊，但當你到達目的地之後，別人問你：「你有看到什麼風景？」你可能說不上來，或者你只說得出幾樣東西。明明一路上你看到的東西不只三樣，但是最終你可能只說得出三樣，那其他東西呢？它是不是你眼根知的對境？也是。但因為你的心沒有專注在那些境界上，所以你的眼根知的力量就會變得很薄弱。

昨天，我們也有討論到「六根知」的位置，現在知道什麼是六根知了吧？眼根知、耳根知、鼻根知、舌根知、身根知、意根知；簡稱眼知、耳知、鼻知、舌知、身知、意知，也可以稱為「六知」。眼根知所在的位置，應該是在眼睛這個地方。為什麼在眼睛這個地方？我們昨天說的理由是什麼？因為眼根知需要依賴著眼根而生，眼根所在的位置是在眼球的位置，眼球是眼根居住的地方，所以眼根所在的位置才能生起眼根知；眼根不在的位置有沒有辦法生起眼根知？沒有辦法。所以膝蓋所在的位置生不起眼根知，因為膝蓋這個地方沒有眼根。

耳根知呢？是在耳朵所在的位置，因為耳朵所在的位置才有耳根。鼻根知、舌根知以此類推。身根知呢？身根知應該是遍布全身吧？是不是這樣？我們說身根是遍布全身的，既然如此，依著身根所生的認知——身根知——也是遍布全身。所以，五根知所在的位置比較沒有爭議。比較有爭議的是意知，意知所在的位置是不是遍布全身？還是你覺得意知所在的位置僅在大腦這邊？或是只在心這個地方？或是只在大腦跟心所在的位置，其他地方都沒有意知？進一步的，意知有很多種，懂得思考的意知，並不是所有的意知都懂得思考，懂得思考的意知是眾多意知當中的其中一種，那請問：「懂得思考的意知是在大腦的位置？還是在心的位置？還是在其他地方？」這時候多半人的回答都會說：「它是在大腦的位置。」為什麼？我們會說：「我們是用大腦在思考。」但實際上我們不是用大腦在思考問題！怎麼了？各位的笑容看起來怪怪的！說你們不是用大腦在思考問題，你們覺得我是在罵人是嗎？難不成你們是用大腦在思考問題嗎？如果大腦可以思考問題，肉應該也可以思考問題！因為都是色法、都是肉！是不是？所以各位平常都不用大腦思考問題，是不是這樣？的確，我們不是用大腦在思考問題，我們是用附著在大腦之上的「心」思考問題，但問題是：思考的心、思考的認知，是不是只處在這個位置？它能不能處在其他的位置？比方說思考的心能不能在腳底？有人說可以，可以在腳底。如果可以在腳底，那也可以在膝蓋咯？所以我常常說的：「這用膝蓋想，也可以想得出來！」用膝蓋上附著的認知也可以想得出來。可以在腳底的理由是什麼？（學員：把心專注在腳底上，想著腳底被蚊子咬，思考它紅啊，還是什麼的，這樣去思考。）是把心思貫注在自己的腳上，然後仔細去思考：「現在蚊子正在叮我。」這就代表腳有會思考的認知嗎？還是附著在大腦上的意知在

思考？只是它把專注力放在腳上？（學員：這就是昨天我們討論的不同的意見。）所以，有些人認為是附著在大腦上的意知在思考，有些同學認為是附著在腳上的意知在思考，是不是這樣？

首先第一個問題，如果在腳底也有意知的話，有些同學會說：「就如同根知遍布全身，意知也應該遍布全身；如果意知遍布全身，為什麼腳底下的意知不會思考？」這個問題需要解釋。既然已經有意知了，那為什麼腳底下的意知不會思考？這是第一個問題。

第二個問題，為什麼會思考的意知一定要在大腦這個地方？它可不可以在下面一點？再下面一點？可不可以在心臟這個位置？如果可以在心臟這個位置，為什麼不可以在脖子這個位置？如果可以在脖子這個位置，為什麼不可以在臉頰這個位置？所以有些人說：「在大腦跟心臟中間，都有可以思考的認知。」

不過對於這一點，我們參考一下上一世拉諦仁波切的講法，這在《西藏佛教認知理論》這本書當中的282頁，在書中提到：心是如何安住於身體當中的？關於這點，有許多不同的立場。有人說：「心主要居住的位置是大腦。」而有些人則說：「它住於心臟。」有些人說：「它遍布於全身。」有些人說：「它並不住於任何地方，只有當根與對境接觸時才會產生。」所以有幾種不同的說法。在第283頁，仁波切提到：究竟不共的密咒體系主張心安住於身體內部的八個主要位置。這是以無上密的角度來解釋，心主要安住於身體當中的八個位置。依據這個體系，我們會說心安住於那八個位置當中，其中以心臟和頭部為主。所以到目前為止，以字面的意思，我們說心安住在身體內部的八個位置裡，這八個位置裡面，主要是以頭部跟心臟為主。以這兩個位置為主的徵兆是：假如別人用棍子來傷害我們，我們情願放棄我們的雙手，而用它們來保護我們的頭部。其中的一個理由，他說：心主要安住在大腦的理由，是因為當別人用棍子來傷害我們的時候，我們情願放棄我們的雙手。所謂的「放棄我們的雙手」是

什麼意思？我們會用手去保護頭，所以手被打沒有關係，頭不能被打到，是不是這樣？所以他說：**我們情願放棄我們的雙手，而用它們來保護我們的頭部**。這就表示頭部有與眾不同的重要性。這是心安住在頭部的其中一個理由。

接著，心主要安住在心臟的這個位置，他的理由是：**在打鬥的時候，我們會小心翼翼地不讓武器刺入心臟或腦部，因為我們知道如果這些部位受到攻擊，我們便很容易死亡**。各位覺得這個理由成立還是不成立？不成立啊？這麼快就搖頭啊！此外，**心也必須布滿全身；如果不是這樣也不合理，因為全身必須與認知的相續結合**。關於這點的徵兆是：**假如我們把別針釘在身體的任何部位，立刻會產生不舒服的刺痛感**。心遍布於全身，這應該是合理的，現在我們要探討的問題是：意知是不是遍布於全身？更進一步，懂得思考的意知是不是遍布於全身？如果剛才的論述你覺得不合理，那請問：當我們聚精會神在思考一件事情時，如果思考到最後，我們無法得到滿意的答案，你會不會覺得想到最後頭很痛？會，甚至頭像快爆炸一樣！腳跟手為什麼不會有同樣的反應？有人會說「我想一件事情，想到我的腳底板很痛」的嗎？不會。有沒有人會想到手跟腳都開始發熱？也不會。你可能坐在那邊坐了很久，頭很熱、手腳冰冷，是不是這樣？為什麼頭部會有反應？手部、腳部不會有反應？理由是什麼？這需要有一個理由吧！如果你說會動腦的意知也存在於腳底的話，那就像頭會發熱，腳底應該也會發熱吧！如果這樣的話，手腳冰冷的人就不用去看醫生了，多專注地想事情，他就不會手腳冰冷了！也不用去泡溫泉，如果會想事情的意知遍滿全身，你就專注地想一件事情，是不是這樣？還有就像我們昨天所說的，當我們很傷心的時候，為什麼我們會說我的心很痛？為什麼不說我的腳很痛、我的手很痛，為什麼不這樣說？為什麼會說心痛？難道是心沒有痛，而你說心在痛嗎？還是心的這個位置真的有感覺到疼痛，是哪一種？還是你從來沒有心痛過？有心痛過吧？當你很悲哀、很傷心的時候，你會不會覺得心間的這個位置不舒服？如果心主要安住的位置不是在心間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應？如果心最主要安住的位置不是在大腦，為什麼會有剛才的那種反應？你需要一個理由。如果你覺得仁波切所說的理由你無法認同，你必須說出一個更合理的理由，是不是這樣？

其實從某個角度來思考，我覺得仁波切的理由蠻合理的。大腦跟心是我們身體眾多部位當中，最重要的兩個部位。它之所以重要應該不僅止於，當它的作用停止之後，我們很有可能面臨死亡。的確，有時心臟停了之後，它還會再次跳動！有些人的心臟停了一分鐘之後，它還會繼續跳動。雖然心臟跟大腦的運作停止之後，我們很有可能要面對死亡，但我覺得它的重要性應該跟我們的心也有密切的關係。為什麼這麼說？五臟六腑只要有一個地方出了大問題，它完全不運作，我們是不是也會面臨死亡？並不是只有心，心只是很明顯的，而且我們平常用醫療的技術在判斷一個人是否瀕臨死亡，我們會看他的心臟還會不會跳動。但問題是，其他的五臟六腑、心臟以外的其他器官，如果都失去了功能，這樣的人是不是也會面臨死亡？也會。但為什麼我們不會把專注力放到那些器官上面？這表示其他器官跟我們的心臟還是有不同的地方。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心，尤其是我們的意知跟我們的心臟、跟我們的大腦有緊密的關聯性。所謂緊密的關聯性並不是指心不運作、大腦不運作，意知就會中斷；而是在某種情況下，粗分的意知的運作是依賴著心跟大腦的。但就像我們昨天所提到的，不是所有認知的運作都需要依賴色法、需要依賴大腦及心臟，因為畢竟還是有細分的意知在。所以當我們的身體被火化之後，意識會繼續結生相續。所以這個問題是需要思考的一個問題。這也可以從自己的經驗當中去判斷，你總是要說出一個兩者之間為什麼如此不同的理由。

（學員：法師好，我認為意知應該是安住在腦袋跟心臟，理由跟剛才仁波切講的有點不太一樣，我認為如果意知是在腳底的話，腳底是它附著的地方，所以如果腳消失，我們的意知應該會受影響，應該會有一點缺陷。）意知應該會有缺陷？（學員：就是會不完整，但事實上不會。可是我們腦袋如果受傷了，我們的思考會受影響，或是我們的心臟功能如果不正常，我們的思考也會受到影響，因為它有一個部分有缺陷，所以如果意知安住在心臟或是腦袋，我是以這個理由來看，就是說它不會在腳上。）所以，如果有一個人他有心臟病，心臟病這種疾病會影響到他的思緒嗎？（學員：心臟病可能不會，不過像我有一個家人，他心臟有問題，所以他常常呈現很昏，他不太能夠思考這樣子，就是心臟不夠力。所以有時候對事情的判別，他就會覺得沒有辦法很順利這樣子。我覺得心臟如果受影響的話，會影響到思考，所以這邊應該是有意知

安住的地方。) 所以，剛剛所謂的腳底沒有意知，是指腳底沒有會思考的意知，還是腳底完全沒有意知？(學員：我覺得腳底完全沒有意知。) 腳底完全沒有意知？(學員：對。) 所以，腳底的感受完全是根知？(學員：我認為是這樣子。) 所以當我們覺得腳在痛的時候，是大腦這個地方的意知在作用：「我的腳在痛！」但腳的那種疼痛感跟意知完全無關，是不是這樣？(學員：是上面來判斷說，這個是……) 這個比較接近現今科學的解釋方式。有沒有一種可能？因為剛才同學說，如果意知是安住在腳底的位置，當腳受傷，或是需要截肢的時候，意知應該會受到影響。那有沒有一種可能，當要截肢之前意知就收回來了？有沒有這樣的可能？原本是在腳底有意知的，但當他要被截肢的時候，那樣的意知也有離苦得樂的本能，所以它就收回來了。(學員：如果這個成立的話，從另外一方面也證成意知遍布全身。因為切割了之後，那個全身就少了一條腿。) 意知遍布全身啊？(學員：如果剛才的推理是正確的，把這條腳切掉，代表全身就少了一條腿，所以把意知收回來。) 如果我們要把一條腿割掉，這時意知還是遍布全身，因為這時的「全身」已經沒有那條腿啦！當我們把那條腿割掉的時候，那已經不是我們的身體了！所以這時候意知還是遍布全身，這不相違。所以，我們可以說意知遍布全身，並不用說那條腿被割掉時，某一部分的意知也被割掉了。這是另外一種思考模式，對吧？

在密法當中我們說：最細微的意知就是在心間的位置。我們投生的時候，就是在這個位置，走的時候也是從這個地方離開，佛教的論述是這樣。所以當我們死亡的時候，我們的意知是從心間的這個位置離開，離開的這一瞬間，我們就形成為中陰身。不過關於六種認知所在的位置，這個問題我覺得是可以去思考的。

另外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，我們說將認知分為兩大類：根知與意知；根知又分為五種：眼知、耳知、鼻知、舌知、身知。五根知能不能同時現起？比如說：眼根知與耳根知能不能同時作用？在座各位平常不是都很重視五根知嗎？怎麼連它會不會同時作用都不知道？你覺得你正在看一樣東西的時候，你的耳根知會不會也同時作用？(學員：可以。) 還是說我在看東西的時候，耳根知完全沒作用？應該不會。那這樣的話，

看電影多無聊！只看得到螢幕，聽不到聲音，是不是這樣？應該可以同時看到，也同時聽到吧！你覺得這樣合不合理？眼根知有作用的同時，耳根知是不是也可以有它的作用？可以。那再加上一個鼻根知呢？舌根知呢？也可以。身根知呢？五根知可不可以同時作用？（學員：可以。）可以。在五根知之外，再加入一個意知呢？六種的認知可不可以同時作用？我覺得看電影就是最好的例子：看電影時，六根知同時運作。有些人去看電影之前會買爆米花，然後他會先上網搜尋那間電影院，那個位子坐起來舒不舒服、寬不寬敞，裡面的空氣乾不乾淨，它的評價如何，是不是這樣？所以進到電影院正在看電影的時候，眼根知有作用、耳根知也有作用，這兩個確定。雖然我們說看電影，不說聽電影，但眼根知與耳根知都有作用，這是可以確定的。鼻根知，你聞著爆米花的氣味。有些電影院會規定不准帶外食，雖然那樣的規定聽起來不怎麼合理；它不准帶外食，但是可以帶電影院裡面提供的食物，也不知道理由是什麼？它會說外食的氣味太重，會影響其他人看電影，但問題是難道電影院樓下賣的那些東西都沒氣味嗎？好！我們先不討論這個，我們要講的重點不是這個。

然後，他帶了電影院賣的東西，假設爆米花，他是不是可以聞到那個氣味？然後一邊看電影一邊吃。在吃的當下，眼根知不會因此中斷，耳根知也不會中斷，眼根知還是繼續、耳根知也繼續。坐在那個位子上，他覺得很舒服，這是不是身根知？意知呢？一邊看電影、一邊想它的情節，是不是這樣？所以，六種的認知是可以同時運作的。這幾乎不需要研閱經論，你都可以知道；雖然經論當中也是這麼說的，但幾乎不需要以此作為依據，你從自己生活的經驗中，就可以判斷得出來。

但現在我們的問題是：當六種的認知同時運作時，它們的續流是別別的續流？還是共同的續流？它們是共同使用一個心的續流？還是它們有別別的續流？比方說眼根知跟耳根知是別別的續流？還是共用一個續流？別別的續流？眼根知有眼根知的續流、耳根知有耳根知的續流、鼻根知又有鼻根知的續流，所以此時我們的心續中有六種心的續流同時進行，就像六條河流一樣，是這樣嗎？這時有人說：「不是！」是六條河流同時在運作嗎？當六種的認知同時在運作時，這六種的認知是六條續流？還是

一條續流分工合作？有些人認為是六條、有些人認為是一條。在一條當中，每個人做好自己的工作，該看的專心看、該聽的專心聽、該聞的用力聞、該吃的拼命吃，是不是這樣？

為什麼要討論這個問題？我們要討論的是：根知能否成為意知的近取因、意知能否成為根知的近取因？就比方說當我們看著桌上的這個鬧鐘時，我們會生起緣著鬧鐘的眼根知，之後把眼睛閉上，透由心的力量去回想它：「我們剛才看到一個鬧鐘。」這是不是變成了意知？這兩者是同一個續流嗎？還是不同的續流？如果是同一個續流，我們可不可以說：看到鬧鐘的眼根知是憶念起鬧鐘的意根知的近取因？如果是同一個續流，它就變成是質體續流了！對吧？如果是「質體續流」的話，用口語的方式表達，我們可以說：是眼根知變成了意根知嗎？是不是會有這個問題？之前在介紹近取因、俱生緣、質體續流、非質體續流時，我們所舉的例子、最常用的例子：種子跟苗。種子是苗的近取因，兩者之間是同一個質體續流。所以用口語的方式去描述它，我們說「種子會變成苗芽」，是不是？所以以我們剛才所舉的這個例子，先看到鬧鐘，生起了緣著鬧鐘的眼根知，之後透由意知去想它：「我看到了一個鬧鐘。」這時的意知和根知之間有沒有因果關係？應該有因果關係吧。如果有因果關係的話，只有兩種可能：近取因、俱生緣。那根知是意知的近取因嗎？還是說根知的續流與意知的續流是別別無關的？根知就走它的、意知就走它的，但是在某種情況下根知會幫助意知，在某些情況下意知會協助根知，但它們的續流是別別的續流，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合理？（學員：近取因。）近取因比較合理啊？如果是近取因的話，就表示根知在這樣的情況下它會變成意知。如果根知能夠成為意知的近取因，那意知是不是也能成為根知的近取因？

如果意知能成為根知的近取因——我們把這個問題再清楚化一點：我們說當我們想要專注地看這個鬧鐘時，想專注看它的心是不是意知？（學員：是。）透由意知的力量，我們全神貫注地看它，而生起了緣著鬧鐘的眼根知，看清楚後，如果你準備修奢摩他，你透由意知去想像出一個所緣境——跟它很像的鬧鐘，然後讓心專注在那個

鬧鐘上。如果我們說看到鬧鐘的眼根知會成為之後意知的近取因，那當初想把它看清楚的意知是不是也有可能成為根知的近取因？因為我有想看它的念頭。當我動了這個想看它的念頭之後，進一步的，我專注地去看它。那是想看它的意知變成了看到它的根知嗎？如果是的話，就變成是意知是根知的近取因，然後根知又成為意知的近取因，是這樣的嗎？這時候你說：「不是。」不是要有不是的理由，為什麼不是？但看各位的表情，那個答案應該是「這個聽起來就怪怪的，但是也不知道怪在哪裡？」是不是這樣？（學員：我剛才想的是投生，投生的時候，不一定要帶著根知投生。）投生的時候，不一定要帶著根知投生；但問題是投生的時候，也沒有根知，沒有根知可以帶，他想帶也帶不走，就像投生的時候，沒有辦法把錢帶走，他想帶也帶不走。所以投生的時候，也沒有根知可以帶，這時候只有意知可以帶。但問題是，這個答案跟我們在這個地方討論根知會不會成為意知的近取因，有絕對的關聯性嗎？（學員：有啊！）比如說他在投生之前，假設所有的根知都轉變為意知，這樣他還是可以用意知去投生，所以不能說因為投生的時候是意知在投生，所以剛才的論述通通都不合理。我們剛才要討論的是：根知能否成為意知的近取因？有同學說：「可以，根知可以成為意知的近取因。」在投生前，根知慢慢都沒有作用了：眼根知看不清楚、耳根知聽不清楚、鼻根知根本聞不出味道來，根知慢慢地退化，它可不可以都轉變成意知？到最後以意知來投生，是不是這樣？所以我們剛剛所用的這個理由，並沒有辦法推翻有些同學認為「根知是意知的近取因」，是不是？（學員：轉變不就是變成？）轉變不就是變成？（學員：對啊！）所以啊，如果在臨終前，根知都變成了意知的話，那根知還是意知的近取因；剛才那位同學的理由是：根知不應該是意知的近取因，因為在投生的時候，只有意知在投生，所以我才說：「那在投生之前，所有的根知都變成意知，以那樣的意知去投生也可以啊！」是不是這樣？

（學員：我覺得意知不能變成根知，然後根知也不能完全轉變成意知，因為主要是如果它能變成它的話，那麼就會出現沒有根知、只有意知，或者是沒有意知、只有根知的情況。因為近取因，當意知變成根知之後，意知就要消失了。）當意知變成根知之後，意知就要消失？（學員：就沒有意知、只有根知。當根知作為果……）我大概知道她要講的東西。就比方說這是一條認知的續流，如果這條續流叫意知的話，當

這條續流變成根知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我們說那個補特伽羅沒有意知，是不是這樣？所以剛才有同學說意知不會變成根知，意知不會成為根知的近取因，是因為意知的這條續流如果成為根知的話，那此時就沒有意知了。

但有沒有另外一種可能？雖然它是一條續流，但是當它要生起根知的時候，根知就像支分一樣，續流的主體還在，它只是有一部分跑出去了。會不會有這樣的可能性？意知的續流還是在的，但它有一部分變成了根知，這時候的根知與意知是不是有近取因跟近取果的關係？小河是怎麼出現的？它是大河的支分，對不對？說大河變出來的嗎？應該也可以這麼說吧，因為它的質體續流是相同的。小河裡面的水就是從大河流出去的，是不是這樣？所以它的主體還是在的，但從它的主體分出去一條支分，而成為了根知。這時候可不可以說「意知是根知的近取因」？意知在形成根知時，意知並沒有消失。可不可以這樣說？聽起來似乎也合理。如果這樣合理的話，是不是變成主體的續流是意知，同時可以分出五知——眼根知、耳根知、鼻根知、舌根知、身根知五條續流出去，是這樣的嗎？如果是五條續流出去的話，請問：六種認知的續流是不是別別無關？別別無關才可以同時進行。這樣有聽清楚我們的問題嗎？我們現在都只是假設性的問題。

這個地方我們要討論的是：五根知可以同時現起，這從自己的經驗當中就可以判斷出來；甚至在五根知之外，加上意知，六種的認知可以同時現起，這不需要依據經論的內容，從我們的經驗當中，就可以判別出來。現在的問題是：如果六種的認知可以同時現起，請問它們是共用同一個近取因？還是別別的續流？眼根知歸眼根知、耳根知歸耳根知、意知歸意知，是用不同的續流在進行？還是用同一個續流在進行？還是有時候用同一個續流，有時候用不同的續流？（學員：我在想，如果它們都共用一個意知的續流的話，那麼當眼根知看到東西的時候，它就在那一瞬間不能夠感受到、聞到東西。）如果它們用的是同一個續流？（學員：同一個續流，對，可以這樣說嗎？如果是別別的話，那就可以同時別別有不同的意知同時反應，我就同時既能看得到，又能聽得到，又能聞得到。）所以意思是說：如果它們是同一個續流，在眼根知有作

用的時候，耳根知就不應該有作用。（學員：是感受不到它的作用，一樣的。）是啊，如果它們彼此之間都是同一個續流，當眼根知有作用時，耳根知就不應該有作用，是不是這樣？所以它應該是別別的續流。但問題是，別別的續流是一開始就是別別的？還是從主體當中分出了別別的續流？這有兩種情況。

原本就是六條河，跟一條河分出五條河而成為六條河，這是不同的情況。所以是一條河分出五條河？還是原本就是六條河？如果是一條河分出五條河，我們可不可以說那五條河是原本那條大河的近取果？那條大河是它們的近取因？就以樹幹跟樹枝為例，樹幹比較粗，它長出了新的枝葉，長出來的東西是不是它的果？是。那是它的近取果？還是俱生果？（學員：近取果。）近取果吧！是不是？頭髮呢？頭髮是頭的近取果？是頭長出頭髮，是頭長出頭髮沒錯吧？各位的表情怎麼這麼奇怪！各位的頭髮不是長在頭上面的嗎？我們講的是頭髮，是頭長出頭髮，所以頭髮是頭的近取果，頭是它的近取因，是嗎？（學員：頭不會變成頭髮。）頭不會變成頭髮，對！那頭是不是頭髮的因？（學員：是。）頭是頭髮的因吧！那不是近取因，是俱生緣？那頭髮的近取因是什麼？你會說髮根。髮根的近取因是什麼？頭皮。好啦！我們先不要討論這個問題。

我們說樹幹會長出樹枝，如果不要舉頭髮的那個例子，我們多半都會說樹幹是樹枝的近取因。就比方種子會長出苗芽，苗芽是種子的近取果，種子是苗芽的近取因，所以樹幹是樹枝的近取因。那我們這個地方所要討論的是：如果心的續流原本是一條續流，這是它的主軸，如果變出了五條小的河流，這五條小的河流可不可以稱為是主流的近取果？主流可不可以稱為它們的近取因？如果可以，那是不是近取因變成了近取果？也就是意知變成了根知。如果意知可以變成根知，根知是不是也應該可以變成意知？有些人認為根知、意知是不會互相成為近取因、近取果的，它們從一開始就是六條河流，六條河流同時運作，所以六種認知可以同時現起。有些河流，你仔細觀察，它到某個地方，如果水太少，它就流不下去，但其他的河流說不定水量比較大，它可以繼續往下流；相同的，六種的認知可以同時運作，但在某種情況下，比如說我們的

眼根知突然不運作了，其他的認知還是可以繼續運作，有這樣的可能。所以就像有些人他不是天生的盲人，他生下來的時候是有眼根知的，但因為眼球受傷，而讓他無法再看到外境，我們說他的眼根知沒有作用，但他其他的認知還是有作用在。我覺得從一開始學習根知、意知的時候，就可以思考這個問題。

另外一個問題：有沒有兩種意知可以同時運作？剛才我們說的是五種的根知可以和意知同時運作，這個確定。那我們現在說的是：有沒有兩種意知可以同時運作？而且我們說的是：有沒有兩種同樣會思考的意知可以同時運作？雖然上述的這句話，從辯論的角度而言，它會有些語病，但我們就從例子來探討它。我們說想著面前有鬧鐘的分別心（下午我們應該會用「分別知」來介紹），想著鬧鐘的分別心是不是意知？它不是根知。想著錄音筆的分別心是不是也是意知？我們的意知能不能同時想著鬧鐘，又想著錄音筆？不能？不能的理由是什麼？想著鬧鐘就無法想著錄音筆；想著錄音筆的這一瞬間就不會想著鬧鐘。那如果說：我的面前有鬧鐘又有錄音筆呢？他是不是同時想著鬧鐘和錄音筆？他可不可以想著鬧鐘與錄音筆二者？可不可以？所以這時候他是不是同時想著鬧鐘與錄音筆？如果一對父母有一對雙胞胎的孩子，他可不可以同時想著那對雙胞胎的孩子？可以。想的時候，他是想著老大？還是老二？還是可以同時想？

如果可以同時想的話，當我們想著桌上既有鬧鐘又有錄音筆時，是不是可以同時想著鬧鐘，又想著錄音筆？還是說想著鬧鐘的時候不想錄音筆；想著錄音筆的時候不想鬧鐘？還是可以同時想？為什麼不能同時想？為什麼不能既想鬧鐘又想錄音筆？如果不能同時想的話，怎麼解釋「三心二意」？三心二意不就是在同一個時間想很多事情嗎？是不是？三心加二意就五心咯！同時想五件事情可不可以？不可以啊？所以三心二意這句話不合理？（學員：想不清楚。）想不清楚？但是有在想？（學員：一團亂。）一團亂？不是啊，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：可不可以同時現起這兩個念頭？從你的經驗當中，你仔細去觀察：「我可不可以同時想著鬧鐘，又想著錄音筆？」等一下啊，不用舉手，點個頭或搖個頭。你認不認為我們可以同時既想著鬧鐘，又想著錄音

筆？多數是搖頭，少數是點頭，有些人根本沒有動作，那些人是沒有頭嗎？還是你已經準備要下課了？（學員：頭發熱。）是頭發熱，現在所有的意知都集中在頭部，頭已經重到無法搖動跟點頭了！

如果我們的分別心沒有辦法同時想著錄音筆跟鬧鐘，那你在看電影的時候，你的分別心聽到聲音就看不到螢幕；看到螢幕就聽不到聲音，是這樣嗎？你的分別心是這樣的嗎？還是說我的分別心既可以看到螢幕上的字，它下面不是有一行字嗎？既可以看到螢幕上的字，又可以看到螢幕本身，還可以反應音響發出來的聲音。是可以同時運作的嗎？所以你仔細地去看，你看電影的時候，上面有男主角、女主角，下面有一排字，甚至……好，不要舉那個例子，我本來要舉現在台灣的新聞，哇！那整個螢幕都是滿的——有主播在播報，它的左下角有時間，然後還有跑馬燈告訴你最即時的新聞，那都不知道要看哪個地方了。好！我們還是以看電影為例好了，在看電影時，上面有演員在演戲，下面有字幕，我們的眼根知是同時看到？還是在看到上面的時候不看下面？看到下面的字的時候不看上面？還是可以同時看到？（學員：不能同時。）不能同時看到啊？所以你在看字幕的時候，上面是漆黑的，是嗎？可不可以同時看到？（學員：可以。）可以同時看到？（學員：看不清楚。）看不清楚啊？你們是沒看過電影嗎？怎麼會看不清楚？（學員：那個同時不是同時。）那個同時不是同時啊？不是啊，我問的是：可不可以同時看到演員，又看到下面的字幕？我的問題是這個問題，可不可以同時看到演員，又看到字幕？（學員：可以。）我們先說的是眼根知，我們不是說分別心。你的眼根知可不可以同時看到演員，又看到字幕？（學員：當然可以。）可以！就像我們的眼根知在看到鬧鐘時，也可以看到錄音筆，擺這樣就可以了！對吧？如果你覺得這樣差太遠的話，的確，你看左邊看不到右邊；看右邊看不到左邊，那你可以這樣擺嘛！對不對？這樣可以了吧？你不會說「我看到鬧鐘的時候看不到錄音筆吧」？這樣的眼根知也未免太弱了一點吧！可以同時看到吧？可以。甚至如果工廠製造的時候，就是把錄音筆製造在鬧鐘上面，你可以同時看到吧？多出來的這一節，應該不會耗費太多眼根知的力量吧？如果鬧鐘本身做出來就是這麼長的，你還是可以看得到，所以放在這個地方也可以看得到，你不會說：「我看到下面看不到上面；看到上面看不到下面。」我們說的是眼根知，是不是這樣？

之後分別心在作用時，當我們的分別心想著鬧鐘，能不能想著鬧鐘上的錄音筆？這個需要思考。所以我們在看電影的時候，我們的眼根知應該有同時看到字幕跟看到演員在演什麼戲的能力，眼根知應該有這樣的能力。但如果你的意知將焦點放在字幕上，或許那個螢幕看起來沒有那麼清晰；如果你的意知放在那個螢幕上、你的焦點放在那個螢幕上，有些字你可能看不太清楚，有這樣的可能。

但你說根知只看得到字、看不到螢幕；看到螢幕、看不到字，這個不合理吧？這個不太合理！根知應該可以同時看到。為什麼？因為境把它的相投射出來的時候，它沒有分辨說：「我要投射出什麼相。」以電影的螢幕而言，我們說裡面有很多演員正在演戲、下面有字幕，從境的方位而言，它投射出來的並沒有選擇性；我們的眼根在接收的時候，也不會有選擇性：「我只接收下面的那一排字，我不要接收上面他們正在演的內容。」眼根也不會有這樣的區分。傳給眼根知呢？眼根知照單全收，它也不會去區分。但傳給了意知，尤其是傳給了分別心之後呢？分別心就具備了分辨的能力。有些人根本不想要看下面的那排字，因為聲音就可以聽得到了，對吧？如果他聽得懂那個聲音、他聽得懂對話，他需不需要再次用意知告訴自己「我要專注地看下面那排字」？不需要。這時候他用他的耳根知就可以分擔它的工作了，是不是這樣？所以最終分辨要不要去看某一個境，這個能力是意知在處理，它是分別心在處理，而不是根知在處理。我覺得平常可以去思考這些例子。

然後我們要想的是：六種的認知是一開始就是六種不同的續流？還是它們是一體的，共用一個續流？還是說它們有一個主體，但是也有它的支分？「主體」，我相信多數人都會認為是意知；那支分是什麼？根知。所以它有幾種可能：從一開始就是六條續流，這是第一種可能；第二種可能，六種認知都用同一個續流；第三種可能，主體是意知，但是它分出了五條小河。還有沒有第四種可能？我們先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清楚，有沒有以上皆非的可能？應該沒有吧？所以簡單來分：一開始是六條，跟一開始只有一條，這兩種；那一開始是一條的，從頭到尾都是一條，跟一開始雖然只有一條，但是它可以延伸出另外五條。大概只有這三種可能性！所以可以思考一下：六

種的認知是怎麼運作的？它會不會互相成為對方的近取因？這樣可以嗎？

好！我們早上的課就上到這個地方。